

《红楼二尤》（一名：《鸳鸯剑》）

主要角色

尤三姐：旦
 尤二姐：旦
 贾琏：生
 柳湘莲：小生
 王熙凤：旦
 秋桐：彩旦
 贾珍：丑
 贾蓉：丑
 薛蟠：丑
 尤老娘：老旦
 来旺儿：丑
 多姑娘：旦
 平儿：旦
 赖尚荣：丑
 家丁：丑
 车夫：丑
 轿夫：丑
 酒保：丑

情节

少年柳湘莲，素嗜串戏，适赖尚荣庆寿，邀之串演《雅观楼》。贾珍、贾琏弟兄前往祝寿，贾珍妻妹尤二姐、尤三姐与其母尤老娘亦随去观剧。贾琏垂涎尤二姐姿容，私以九龙玉佩为聘，背其妻王熙凤偷娶之。贾珍对尤三姐也心怀叵测，不想反被尤三姐嘲笑痛斥。尤三姐自看戏后，爱慕柳湘莲，将心愿诉之老娘与尤二姐。贾琏自愿为媒，寻到柳湘莲提亲。柳湘莲允婚，并以所佩鸳鸯剑作为聘礼。其后因误信薛蟠之言，疑尤三姐与贾琏已有暧昧，往贾府索剑退婚。尤三姐为明心迹，掣鸳鸯剑自刎。柳湘莲悔之不及，疯癫而去。王熙凤觉察贾琏偷娶尤二姐之事，乘其外出之际，将尤二姐赚入荣国府，唆使贾琏侍妾秋桐百般凌辱，其后，又将尤二姐初生婴儿烫死，勒逼尤二姐至死。尤氏姐妹双双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者。

注释

我（荀慧生）早年喜读《红楼梦》，觉得这部名著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人物刻画细入微末，可供舞台上创造角色的借鉴。更鉴于历来演红楼故事者，皆以宝玉、黛玉为题材，因想另辟蹊径，专演尤氏两姐妹。二姐和三姐本为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但处在封建社会，两人均不能摆脱悲惨命运。我以为合两人的不同遭遇于同一戏中，彼此呼应，两相对照，更能全面而有力地抨击旧礼教、旧制度，乃编写《红楼二尤》。

《红楼二尤》取材于《红楼梦》的第六十四至六十九回。剧本于一九三二年编成，同年三月十一日首次演出于北京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时，我打破了京剧中旧有行当局限，前饰尤三姐，用花旦演法；后饰尤二姐，走闺门旦的路数，也为旦角戏演出，另辟新径。当时与我同台演出的有赵桐珊（芙蓉草）前饰尤二姐，后饰王熙凤；金仲仁饰柳湘莲；张春彦饰贾琏；马富禄前饰薛蟠，后饰秋桐。几十年来，此剧屡经演出，深受观众欢迎，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赴寿】

（柳湘莲上。）

柳湘莲	（引子）	学业未成，爱风月，侠骨柔肠。
	（念）	满腔侠气性聪明，舞剑弹琴件件能。玩世不恭怀孤愤，热心反作冷心人。
	（白）	俺，柳湘莲。父母早丧，读书未成，虽习武艺，亦未精通。只因世道凌夷，人

心不古，将俺激成热心冷面，倒成了另一家数。是俺幼年最爱观看名优演剧，天长日久，我亦学会了不少戏文，在清客之中，作了一个小生角色，时常串演。正是：

(念) 看破功名如梦境，不如散淡乐天真。

(家丁上。)

家丁 (念) 奉了老爷命，来请串戏人。

(白) 参见柳二爷。

柳湘莲 (白) 罢了。你是哪里来的？

家丁 (白) 我是赖府来的。

柳湘莲 (白) 到此何事？

家丁 (白) 奉了老爷之命，请您过府串戏。

柳湘莲 (白) 好！前边带路。

家丁 (白) 是啦。

柳湘莲 (西皮散板) 作清客串戏文十分有兴，
赖尚荣邀请我献技散心。
休笑我好做这优伶行径，

(柳湘莲走圆场。)

柳湘莲 (西皮散板) 假功名真事业一样无凭。

家丁 (白) 您这儿等一等。

(家丁进门。)

家丁 (白) 有请老爷！

(赖尚荣上。)

赖尚荣 (白) 什么事？

家丁 (白) 柳二爷来啦。

赖尚荣 (白) 说我出迎。

家丁 (白) 家爷出迎！

柳湘莲 (白) 赖兄！

(柳湘莲、赖尚荣同进门。)

赖尚荣 (白) 柳兄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柳湘莲 (白) 岂敢！啊，赖兄相约小弟不知为了何事？

赖尚荣 (白) 今日乃是我的生日，请您过府前来串戏。

柳湘莲 (白) 但不知串演何戏？

赖尚荣 (白) 哎呀！串演什么戏呢？噢！听说您的昆腔唱的好，咱们就串演出《雅观楼》，您看怎么样啊？

柳湘莲 (白) 《雅观楼》，倒也使得。

赖尚荣 (白) 天还早哪，我们到后边喝茶去吧。

柳湘莲、
赖尚荣 (同白) 请！

(柳湘莲、赖尚荣同下。)

贾珍、
贾琏、
贾蓉 (内同白) 啊嘿！

(贾珍、贾琏、贾蓉同上。)

贾珍 (西皮散板) 同加鞭往赖家寻欢觅笑，

贾琏 (西皮散板) 饮醉翁意不在美酒佳肴。

贾蓉 (西皮散板) 贾府人肯赏光他的体面不小，

薛蟠 (内白) 慢走！

(薛蟠上。)

薛蟠 (西皮散板) 我也要赖家看戏逍遥！

(白) 哟，那不是贾珍、贾琏、贾蓉，你们仨人怎么会走到一块儿啦？

贾珍 (白) 你怎么叫我们仨人的名字呀！

薛蟠 (白) 唉，我要不把你们仨人的名字叫出来的话，人家也不知道你们三块活宝是什么东西。

贾珍 (白) 那你是什么东西，你也得说一说呀！

薛蟠 (白) 当然我得说一说。我叫呆霸王薛蟠，人家都知道。你不是宁国府的贾珍吗？他叫贾琏，你们是叔伯哥俩。他叫贾蓉，他是你的儿子。你的媳妇尤氏，人称尤大姐，他的媳妇王熙凤。你还有两个刮刮叫的小姨子：一个叫尤二姐，一个叫尤三姐。今儿个是赖尚荣的生日，请的是票友唱戏，请咱们大家前来听戏，就是连你的两个小姨子也去听戏。今天要是大家不唱这出戏，咱们也听不上这出戏。话我说完了，咱们大家就此趲行者！

(西皮散板)

贾蓉 (西皮散板) 大家一同往前走，
不为听戏为看佳人。

(家丁上。)

家丁 (白) 有请老爷！

(赖尚荣上。)

赖尚荣 (白) 何事呀？

家丁 (白) 四位老爷到。

赖尚荣 (白) 原来是四位。
啊，薛爷！

薛蟠 (白) 胡说八道，什么四位薛爷。他们仨人姓贾，我姓薛。你要说四位薛爷，他们仨人不成我的儿子了么？

贾珍、
贾琏、
贾蓉 (同白) 胡说八道！

薛蟠 (白)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
老赖呀，今日是你生日，我们大家给你拜个寿吧。

赖尚荣 (白) 不敢当。

薛蟠 (白) 你这儿还有戏哪？

赖尚荣 (白) 有戏。

薛蟠 (白) 什么戏呀？

赖尚荣 (白) 《雅观楼》。

薛蟠 (白) 好戏呀！

贾珍、
贾琏、
贾蓉 (同白) 好戏呀！

薛蟠 (白) 开戏了没有？

赖尚荣 (白) 您先到后边休息一会，马上就开。

薛蟠 (白) 走，咱们去看戏去。正是：
(念) 看看戏中戏，又是一出戏。

(众人同下。)

【第二场：串戏】

(尤三姐上。)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厌繁华暂避那绮罗豪宴，
且往这花园内寻觅清闲。

(白) 我尤三姐，爹娘只生我姐妹三人。大姐嫁与宁国府贾珍为妻；二姐许配张华，尚未过门；惟有奴家待字闺中。只因我大姐家中人多事广，请我们合家前来照看门户。今日是赖尚荣的生日，他请我们合家前来看戏饮酒，那酒席筵前俱是些侯门女，骄贵之气，令人难耐，故此我一个走了出来，我要到花园中玩一玩去！

尤二姐 (内白) 妹妹等着！

尤三姐 (白) 哎，我姐姐也来了！

(尤二姐上。)

尤二姐 (西皮摇板) 见妹妹厌俗情离开筵，
我只得陪着她散闷一番。

尤三姐 (白) 姐姐！
 尤二姐 (白) 妹妹，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来啦？
 尤三姐 (白) 姐姐，那酒席筵前俱是些个侯门妇女，骄贵之气，令人难耐，故此我一个人走出来，我要到花园中玩一玩去。
 尤二姐 (白) 他人取乐，你我也可以取乐呀！
 尤三姐 (白) 姐姐，你我何必要苦苦地追随哟！
 尤二姐 (白) 你的性情也不太古怪了！
 尤三姐 (白) 我不。
 尤老娘 (内白) 嗯哼！
 尤二姐 (白) 妈也来了。
 (尤老娘上。)
 尤老娘 (念) 无儿常自叹，有女也承欢。
 尤三姐、
 尤二姐 (同白) 妈呀！
 尤老娘 (白) 你们不要在此玩耍了，前面的戏十分热闹，你我母女前去看戏吧！
 尤三姐 (白) 对啦，我们也得看看戏。
 尤老娘 (白) 正是：
 (念) 赖氏设华筵，宾客笑开颜。
 (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同走圆场，场中设戏台。贾珍、贾琏、贾蓉、薛蟠自下场门同上。)
 贾珍 (白) 参见岳母。
 尤老娘 (白) 贤婿少礼。
 薛蟠 (白) 嗨，参见岳母。
 贾珍 (白) 这是我的岳母，不是你的岳母。
 薛蟠 (白) 什么你的岳母，不是公共的岳母吗？
 贾珍 (白) 胡说八道，岳母还有公共的！
 二姨妹，三姨妹。
 尤三姐、
 尤二姐 (同白) 大姐丈。
 薛蟠 (白) 二姨妹，三姨妹，你们早来了？坐下看戏吧。坐下坐下。
 来人哪，沏壶茶、端点瓜子。
 (薛蟠欲与尤二姐、尤三姐同坐。)
 贾珍 (白) 嘿嘿嘿，你是怎么回事？这儿是男女分坐。
 薛蟠 (白) 不是男女合坐吗？
 贾珍 (白) 什么男女合坐！
 薛蟠 (白) 那我应当坐在哪儿呀？
 贾珍 (白) 你就应当在那边。
 薛蟠 (白) 好，我那边。
 尤二姐 (白) 大姐丈，你这儿来。这小子是做什么的？
 贾珍 (白) 他叫呆霸王薛蟠。
 尤三姐 (白) 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薛蟠 (白) 干什么跟我这么客气呀！
 贾珍 (白) 你别理他。
 薛蟠 (白) 她说我什么呀？
 贾珍 (白) 她说你讨厌。
 薛蟠 (白) 怎么我自己不觉悟呢！
 贾珍 (白) 你坐在那儿看戏吧。这就开戏了。
 (柳湘莲扮李存孝上。)
 柳湘莲 (端正好) 奋雄威，英名盛，
 贼逢俺胆战心惊。
 男儿图画凌烟姓，
 今日个功果成定。
 (柳湘莲下。)
 尤三姐 (白) 呀！

(西皮摇板) 观此剧不由我心情撩乱,
我看他眉目间英气弥漫。
一霎时引得我柔情百转,
妹妹!

尤二姐 (白) 好叫我羞怯怯有话难言。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大姐丈, 方才唱的什么戏呀?

贾珍 (白) 唱的是《雅观楼》。
尤二姐 (白) 噢! 《雅观楼》。
尤三姐 (白) 唱戏的人名字叫什么呀?
贾珍 (白) 他叫柳湘莲。
尤三姐 (白) 噢! 柳湘莲。唱的可真不错呀!
贾珍 (白) 不错吧。
尤三姐 (白) 他还唱不唱了?
贾珍 (白) 唱完了, 不唱了。
尤三姐 (白) 唱完了, 不唱了……
尤老娘 (白) 天色不早, 我们回家去吧。
尤二姐 (白) 对了, 咱们回去吧。
贾蓉 (白) 二叔, 咱们回去吧!
(贾蓉下。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同下。)

薛蟠 (白) 走啦? 慢慢走。不送了。再见, 再见。好!
贾珍 (白) 还叫好哪, 你给谁叫好呢?
薛蟠 (白) 我给小柳叫好呢, 唱的不错, 嗓子也好, 腰腿也好, 小模样长的真漂亮。
贾珍 (白) 他不但戏唱的好, 而且最好交朋友。
薛蟠 (白) 他好交朋友, 那我得跟他交朋友。
贾珍 (白) 要是跟他交朋友, 那你是找挨揍。
薛蟠 (白) 胡说八道, 交朋友还有挨揍的。走, 跟他谈会天去!
(贾珍、贾琏、薛蟠同下。)

【第三场：谋姨】

(贾琏上。)

贾琏 (西皮散板) 心中有事多烦闷,
(贾蓉上。)

贾蓉 (西皮散板) 叔父因何皱眉心?
(白) 二叔, 您为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

贾琏 (白)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贾蓉 (白) 心事, 我不猜便罢……
贾琏 (白) 若猜呢?
贾蓉 (白) 准猜着。
贾琏 (白) 你且猜来!
贾蓉 (白) 刚才看戏时八成您看上了我那两个小姨了吧。
贾琏 (白) 哎呀呀, 你真是活神仙, 果然被你猜着了。
贾蓉 (白) 我虽不是活神仙, 也会察颜观色。
贾琏 (白) 今日我要到你们府上走走。
贾蓉 (白) 我父亲没在家, 您上我们那儿干什么去?
贾琏 (白) 我与你父乃是手足, 他不在府我去何妨。
贾蓉 (白) 你哪是跟我爸爸讲手足之情, 您是为我那两个小姨儿。去可是去, 我二姨是有名的醋坛子, 要是叫她知道了, 那我可担待不起。

贾琏 (白) 不妨, 你二姨子如今改了脾气。
贾蓉 (白) 怎么着, 改了脾气? 那咱们就去吧。
贾琏 (白) 走啊!
(西皮散板) 心花怒放实难耐,
(贾琏下。)

贾蓉 (西皮散板) 他上梁不正我下梁歪!
(贾蓉下。)

【第四场：思嫁】

(尤三姐上。)
尤三姐 (四平调) 替人家守门户百无聊赖，
整日里坐香闺愁上心来。
那一日看戏文把人恋爱，
(白) 那日在赖家，看那清客子弟演唱《雅观楼》，呵……
(四平调) 你看他雄赳赳一表人才。
回家来引得我春云叵叵，

(尤三姐学作柳湘莲演戏状。)
尤三姐 (白) 他姓柳名唤湘莲，唉！倒是个侠情男子哦！
(四平调) 女儿家心腹事不能解开。
也只好捺心情机缘等待，

(尤二姐上，看。)
尤二姐 (白) 三妹，你怎么又发呆啦？
尤三姐 (白) 哎！
(四平调) 不似你聪明人遇事和谐。
尤二姐 (白) 什么和谐不和谐，大姐接咱们娘儿三个到此帮同料理家务，我们必须经心着意，
事事留神！
尤三姐 (白) 无非姐妹恩情厚，何必伤神为彼谋。
尤二姐 (白) 你的脾气总是那么古怪？
尤三姐 (白) 我不……
尤二姐 (白) 别生气，走，我带你上那边玩去！

(贾琏上。)
贾琏 (西皮散板) 我贾琏今日里胆大如斗，
(尤三姐望见，拉尤二姐。尤二姐不动，尤三姐下。)
贾琏 (白) 二妹，三妹，哈哈！
(西皮散板) 见三姐走慌忙无限风流。
尤二姐 (白) 二哥，请坐。
贾琏 (白) 有坐。二妹，三妹往哪里去了？
尤二姐 (白) 她有事往后面去了。
贾琏 (白) 她们有事，你怎么无事？
尤二姐 (白) 我也有事，告辞了。
贾琏 (白) 慢来，慢来，她也有事，你也有事，难道我贾琏到此就无人陪伴了么？
尤二姐 (白) 这个……待小妹陪你讲话。
贾琏 (白) 着哇，原要贤妹陪我。哦，贤妹你可曾许过人家？
尤二姐 (白) 许配人家便怎么样，不曾许配人家便怎么样？
贾琏 (白) 你若不曾许配，我便与你做……
尤二姐 (白) 做什么？
贾琏 (白) 我便与你做媒呀！
尤二姐 (白) 小妹未出娘胎，就许配张华了。
贾琏 (白) 闻得他家早已衰落，岂不误了你的终身！
尤二姐 (白) 哦，张家衰落了么？哎，我好命苦哇！
(尤二姐哭。)
贾琏 (白) 贤妹不必如此，有道是人定胜天。
尤二姐 (白) 说什么人定胜天，我的终身无有结局了！
(尤二姐哭，呕吐。)
贾琏 (白) 贤妹，你怎么呕吐起来了？
尤二姐 (白) 我心中有些难过，故尔呕吐。
贾琏 (白) 你吃些槟榔也就好了。

尤二姐 (白) 槟榔我这儿有。
 (尤二姐取槟榔吃。)
 贾琏 (白) 你的槟榔可与我一用啊!
 尤二姐 (白) 我的槟榔是不给人吃的。
 贾琏 (白) 不与人哪, 我就要……
 尤二姐 (白) 你要怎样?
 贾琏 (白) 你不与我, 我便抢。
 (贾琏假做抢槟榔, 递玉佩。)
 尤二姐 (白) 这是何物?
 贾琏 (白) 此乃九龙玉佩一方, 贤妹收下。
 尤二姐 (白) 这算何意呢?
 贾琏 (白) 此乃我妻王熙凤之物, 我看你与她面貌相同, 故此奉送。你那心中还不明白么, 你怎么不讲啊?
 尤二姐 (白) 二哥之意小妹倒是明白, 只是以后不可负心哪!
 贾琏 (白) 我若负心, 天诛地灭, 少时便差蓉儿前来, 与令堂商议此事, 我去也。
 (西皮散板)
 九龙玉佩付佳人安排已定,
 我与那尤二姐结下同心。
 (贾琏下。)
 尤二姐 (西皮散板) 接玉佩不由我暗暗思忖,
 分明是那贾琏一见留情。
 (尤老娘上。)
 尤老娘 (西皮散板) 母女们到前面暂息劳顿,
 (尤三姐上。尤二姐急藏玉佩。)
 尤三姐 (西皮散板) 问姐姐因何故面带红云?
 (白) 姐姐, 你手里拿的什么?
 尤二姐 (白) 没有什么。
 尤三姐 (白) 我看见了!
 尤二姐 (白) 你看见了给你看。
 (尤二姐递玉佩, 尤三姐接。)
 尤三姐 (白) 哎, 姐姐, 想咱们家里贫穷, 你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玉佩呀!
 尤二姐 (白) 嗯, 是贾琏, 行走慌促, 他落在这儿的。
 尤三姐 (白) 怎么着, 他落在这儿的! 他怎么不落在别处呀?
 尤二姐 (白) 那谁知道啊!
 尤三姐 (白) 姐姐, 你不要胡思乱想的。妈呀从小把你许配张华, 就要过门了, 快把玉佩还给人家吧。
 尤二姐 (白) 我的事不用你管。
 尤三姐 (白) 你不还给人家, 我就把它摔了。
 (尤三姐欲摔, 尤二姐拦。)
 尤二姐 (白) 毁了人家东西, 你赔得起吗?
 尤老娘 (白) 是啊, 毁了人家之物, 我们是赔不起的。若是毁了咱们自己的东西倒也无妨。
 尤三姐 (白) 妈呀, 你好不明白!
 尤老娘 (白) 我不明白, 你才不明白呢!
 (贾蓉上。)
 贾蓉 (念) 巧计安排好, 前来做月老。
 (白) 姥姥、二姨、三姨。
 尤老娘 (白) 罢了。
 尤三姐 (白) 蓉儿, 你这小子做什么来了, 八成为你二叔落在这儿的玉佩吧? 在我手里, 你拿去。
 (尤三姐递玉佩。)
 贾蓉 (白) 您别忙, 我还有话说。
 尤三姐 (白) 有话跟老太太说。
 尤老娘 (白) 蓉儿, 你到此何事?
 贾蓉 (白) 我是给我二姨保媒来啦。

尤老娘 (白) 你二姨指腹为婚，早已许配张华了。
 尤三姐 (白) 对啦，我姐姐在我妈肚子里就许配人家了。
 尤老娘 (白) 你这是怎么讲话。
 贾蓉 (白) 闻听人言张家败落了，我二姨过了门不也得受罪吗？
 尤老娘 (白) 但不知你提的是哪一家呢？
 贾蓉 (白) 我提的不是外人，就是我二叔贾琏。
 尤三姐 (白) 住了吧！谁不知道你二叔贾琏娶的是王熙凤，她是有名的醋坛子，我姐姐过了门也得受气，打我这说就不成。
 贾蓉 (白) 您干什么呀？您不知道，只因我二婶她老不养活儿子。
 尤三姐 (白) 什么，你二婶她不养活儿子，你看看我姐姐她就能养活孩子吗？
 尤老娘 (白) 你怎么又来了。
 贾蓉 (白) 二姨就在外头安家，不进荣国府，两头为大。老太太您瞧好是好不好？
 (尤老娘沉思。)
 尤老娘 (白) 倒也不差，我应允就是。
 尤三姐 (白) 妈呀，使不得。
 尤老娘 (白) 儿呀，不知你意下如何？
 (尤二姐点头。)
 贾蓉 (白) 三姨，我看老太太也愿意，您何必多管闲事，我要回禀我父亲和我二叔去啦。
 (贾蓉下。)
 尤三姐 (白) 蓉儿，你回来，使不得！
 尤老娘 (白) 他去远了。
 尤三姐 (白) 妈妈，你好糊涂！
 (西皮流水板)
 想此事不可为何须计算，
 我尤家与张门久结姻缘。
 分明是他父子将人凌践，
 又何况王熙凤吃醋拈酸。
 贤姐姐做偏房有何颜面，
 只恐你到头来性命不全！
 (贾蓉上。)
 贾蓉 (西皮散板) 好姻缘天注定棒打不散，
 全凭我三寸舌两下来牵。
 (白) 老太太，我去跟我父亲和我二叔商量好了，今天就娶。我二叔已把花枝巷的房子打扫好了，一会儿就来抬亲，还要接老太太跟三姨一同去住。二姨您就梳妆去吧。
 尤二姐 (白) 这个……
 贾蓉 (白) 别装着啦！
 尤二姐 (白) 呸！
 (尤二姐下。)
 尤三姐 (白) 姐姐转来，此事还要商量，使不得。
 贾蓉 (白) 三姨，人家都打扮去啦，还要说什么呀？
 尤老娘 (白) 只是今日迎娶太匆忙了。
 贾蓉 (白) 这宗事夜长了梦多，不能不快一点儿。
 尤三姐 (白) 听你之言，分明是欺凌我们，我定不与你干休，快把你母亲请来，我有话讲。
 尤老娘 (白) 三女儿，你二姐已经愿意，你就少说几句吧！
 贾蓉 (白) 对啦，您跟我母亲说，我母亲也做不了主意，这时候大概抬亲的也快来啦。
 (四家丁、来旺儿、车夫、轿夫同上。尤老娘扶尤二姐同上，入轿。尤老娘、尤三姐同上车，贾蓉、来旺儿随后，同走圆场。尤二姐下轿，尤老娘、尤三姐同下车，家丁、车夫、轿夫、来旺儿同下。)
 贾蓉 (白) 有请二叔！
 (贾琏上。)
 贾琏 (白) 花轿到了，吩咐动乐拜堂。
 (贾琏、尤二姐同拜堂。)
 贾蓉 (白) 入洞房。
 (贾琏、尤二姐同入洞房，同下。)

尤老娘 (白) 蓉儿，我们在哪里安歇？
 贾蓉 (白) 您随我来。
 (贾蓉、尤老娘、尤三姐同走圆场。)
 贾蓉 (白) 您瞧这房子好不好？
 尤老娘 (白) 倒也不错。
 贾蓉 (白) 三姨，您这儿来，您瞅，我给我二姨保的媒怎么样？
 尤三姐 (白) 好！不错呀！
 贾蓉 (白) 要是好的话，我的叔叔、大爷可多着哪，我再给您找一个怎么样？
 尤三姐 (白) 我揍你！
 贾蓉 (白) 好厉害！
 (贾蓉下。)
 尤三姐 (白) 妈呀，这小子怎么不说好话呀！
 尤老娘 (白) 你不用理他。
 尤三姐 (白) 什么时候了？
 尤老娘 (白) 待娘听来。
 (【起三更鼓】。)
 尤老娘 (白) 已是三更天了。
 尤三姐 (白) 三更天了，睡觉哇！
 尤老娘 (白) 安歇了吧。
 尤三姐 (白) 睡觉哇！
 (西皮摇板)
 看天时已交了三更时分，
 尤三姐一阵阵撩乱心情。
 母女们闭了门合衣同寝，
 (尤三姐闭门。)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在他家必须要步步留神。
 (尤老娘、尤三姐同睡。【起五更鼓】。焦大上。)
 焦大 (念) 奉了老爷命，来请二东人。
 (白) 来此已是，旺儿！
 (来旺儿上，开门。)
 来旺儿 (白) 焦大爷，您干什么来啦？
 焦大 (白) 西府老爷请二爷有事。
 来旺儿 (白) 您这儿候着。
 有请二爷！
 (贾琏上。)
 贾琏 (白) 何事？
 来旺儿 (白) 焦大求见。
 贾琏 (白) 唤他进来！
 来旺儿 (白) 叫您去哪。
 (焦大进门。)
 焦大 (白) 叩见二爷。
 贾琏 (白) 何事？
 焦大 (白) 西府老爷请您过府有事相商。
 贾琏 (白) 前面带路。
 (西皮散板)
 离却了花枝巷心中不稳，
 无奈何到西府去见天伦。
 (贾琏、焦大同下。贾珍上。)
 贾珍 (西皮散板) 好容易完大事精神一振，
 花枝巷寻花枝快乐散心。
 (白) 到啦，门没有关着，等我招呼一声。
 来旺儿，大爷来啦。
 来旺儿 (白) 大爷来啦，我们没关门，您怎么不进来？
 贾珍 (白) 岂能失了规矩。新二奶奶起来了没有？二爷在家没有？
 来旺儿 (白) 二爷到西府去了。

贾珍 (白) 二奶奶哪?

来旺儿 (白) 在那梳妆哪, 我给您回禀一声。

贾珍 (白) 我们这样的亲戚, 不用你回禀, 你去吧。

来旺儿 (白) 是!

(来旺儿下。)

贾珍 (白) 有了, 二弟不在家, 拿我二姨妹开回心去。正是:
(念) 二弟出了门儿, 前去看小姨儿。

(贾珍下。尤老娘、尤三姐同睡醒。尤三姐开门。)

尤三姐 (白) 看贾珍这厮鬼鬼崇崇, 好无有廉耻。
(西皮摇板) 冷眼观耐不得鬼蜮行径,
怪不得宁国府久有骂名。

(尤二姐上。)

尤二姐 (西皮散板) 我的夫出门去夫兄闯进,
避嫌疑来寻找手足之人。
(白) 母亲、三妹!

尤三姐 (白) 姐姐, 你不在你的房中, 到我们这里作什么来啦?

尤二姐 (白) 你不知道, 你二姐丈出门了, 大姐丈闯进屋去, 我怕男女不方便, 故此躲到你的屋里来了。

尤三姐 (白) 你就该把他轰出去呀!

尤二姐 (白) 他坐在那儿不动, 我怎么好意思呢!

尤三姐 (白) 姐姐, 你真是个懦弱的女子, 要是遇见我, 我就把他给揍出去了。

尤二姐 (白) 谁比得了你呀!

(贾珍上, 赶到尤老娘的房中。)

贾珍 (白) 二姨妹, 咱们这样的亲戚, 干什么这样躲躲藏藏的?

尤老娘 (白) 嗯哼!

贾珍 (白) 岳母在这儿哪, 参见岳母。

尤老娘 (白) 贤婿少礼。

贾珍 (白) 三姨妹, 您瞧你二姐这件事, 我给办得怎么样?

尤三姐 (白) 好!

贾珍 (白) 要是好的话, 要不你跟我.....

尤三姐 (白) 我跟你怎么着?

贾珍 (白) 你跟我.....到我们家里住些日子去。

尤三姐 (白) 这边是二姐丈家, 那边是大姐丈家, 都是一样。

贾珍 (白) 不不不, 他们这里的底下人侍奉你侍奉的不周到。

尤三姐 (白) 他们不敢。

贾珍 (白) 你瞧你的衣裳都旧了, 到我们那儿给你做几件新的好吗?

尤三姐 (白) 家常的衣服, 何论新旧?

贾珍 (白) 倒是新的比旧的强得多。

尤三姐 (白) 我说大姐丈你是怎么回事?

贾珍 (白) 我也不知我怎么啦!

尤三姐 (白) 你瞧我们这屋里都是女人, 唯有你一个男人, 你进得屋来在这唠唠叨叨, 你是怎么回事, 给我出去吧。

(尤三姐推贾珍出门。)

贾珍 (白) 好厉害, 把我给轰出来啦!

贾琏 (内白) 走哇!

(贾琏上, 看。)

贾珍 (白) 二弟来了!

贾琏 (西皮散板) 老爹爹他命我出门公干,
倒叫我心留恋难舍新欢。

(贾琏进门, 见贾珍。)

贾琏 (白) 哦, 大哥来了, 请进。

贾珍 (白) 恭喜二弟, 贺喜二弟!

贾琏 (白) 喜从何来?

贾珍 (白) 跟我装糊涂，你心里明白就得啦。这么办吧，叫三姨妹陪咱们哥俩喝会儿，你瞧怎么样？

贾琏 (白) 大哥要饮酒，好，随我来。

尤二姐 (白) 正是：

(念) 杨花今有主，不再逐风流。

(尤二姐下。)

贾琏 (白) 三姨妹，你可曾听见？

尤三姐 (白) 听见什么？

贾琏 (白) 大哥要与你饮个双杯酒。

尤老娘 (白) 噢，你们要吃酒，我也要吃酒。

尤三姐 (白) 妈呀！您要吃酒您一人到那边去吃，您不知道这里的事。

(尤三姐让尤老娘坐正场。)

贾珍 (白) 老二你真好福气，得啦，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

尤三姐 (白) 过来，你们要喝酒，是不是要我陪酒。

贾珍 (白) 不不不，陪着你喝。

尤三姐 (白) 陪着我喝，说的好。我明白啦，我们姐妹三人嫁给你们贾家两个，分明都把我们当做粉头是不是？

贾珍 (白) 不敢不敢。

尤三姐 (白) 喝酒，我是喜欢喝酒，可是这么着……

贾珍 (白) 怎么着？

尤三姐 (白) 我得坐在上座。

贾珍 (白) 让你坐在上座。

尤三姐 (白) 你们给我斟酒。

贾珍 (白) 给你斟酒。

尤三姐 (白) 你们来，来，来呀，喝呀喝呀！

(尤三姐坐斜场上座。)

贾珍 (白) 来来来，喝呀喝呀！

尤三姐 (西皮摇板) 纨绔儿郎行不正，
我笑你们今朝错用了心。
来来来同把双杯饮。
(白) 你喝呀，你喝，你喝呀！

贾珍 (白) 我喝。

(尤三姐向贾珍脸上泼酒。)

贾珍 (白) 泼了我一脸！

尤三姐 (西皮流水板) 大骂贾琏与贾珍：
你家凤姐心肠狠，
她到处闻名是恶人。
我姐姐无能遭勾引，
失身嫁在你家门。
虽然今日多欢幸，
雪里埋儿有祸临。
要饮酒来我就同你们饮，

贾琏 (白) 大哥你吃吧。

贾珍 (白) 我不喝啦，你喝吧。

贾珍 (白) 我不喝了。

(尤三姐向贾珍泼酒。)

尤三姐 (白) 你喝吧你！

(尤三姐向贾琏。)

尤三姐 (白) 你喝呀！

贾琏 (白) 他要吃酒。

尤三姐 (白) 你喝吧你！

(西皮散板) 吞吞吐吐你为何情！
(白) 再喝一点。

贾珍 (白) 喝, 不.....

尤三姐 (白) 不喝了, 过来。

贾珍 (白) 过来干什么?

尤三姐 (白) 站齐了, 给我滚出去吧!

(尤三姐推贾珍、贾琏出门, 关门。)

贾珍 (白) 好厉害, 轰出来了。

贾琏 (白) 大哥, 我们吃酒哇。

贾珍 (白) 吃酒哇, 我这一辈子也不吃酒了!

(贾珍下。尤二姐上。)

尤二姐 (西皮摇板) 想必是三妹子起了火性,
我不免向前去细问原因。

(白) 三妹开门哪!

尤三姐 (白) 谁呀?

尤二姐 (白) 是姐姐我。

尤三姐 (白) 姐姐, 你一个人进来, 别叫那个混账东西跟进来。

(尤三姐开门。尤二姐、贾琏同进门, 尤三姐抱尤二姐哭。)

尤二姐 (白) 妹妹, 我这么一会没在这儿, 你这是怎么啦, 谁欺侮你了, 跟姐姐我说。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姐妹生成金玉质,
凭空反被恶犬欺。
心头难忍不平气,
情愿捐生委沙泥。

尤二姐 (白) 呀!

(西皮散板) 闻言烈火心头起,
抱怨儿夫太胡为;
不该乘酒将她戏,
不管你们的闲是非!

贾琏 (西皮散板) 千错万错我无礼,
错把他人来看低。
三妹且消心头气,

(白) 三妹, 愚兄错了, 你不要生气了。我再也不敢了!

(尤三姐不理。)

贾琏 (白) 三妹呀!

(西皮散板) 愚兄不是好东西。

尤三姐 (白) 你本来不是个东西。

尤二姐 (白) 三妹, 你姐夫认了错了, 你再不要生气了。

尤三姐 (白) 他纵然认错, 我也是不与他讲话的。

贾琏 (白) 既然住在一处, 怎能不讲话呢?

尤二姐 (白) 是呀, 既然住在一处, 怎能不与你姐夫讲话。

尤三姐 (白) 姐姐, 我是个女儿家, 难道我在他这里住一辈子不成?

尤二姐 (白) 三妹, 听你之言, 莫非想寻一个才郎了结终身么?

(尤三姐羞而不答。)

贾琏 (白) 原来你想嫁人, 依我看来, 不如嫁了我兄弟宝玉吧。

尤三姐 (白) 什么? 我们女人嫁人, 就得嫁什么宝玉金玉, 又嚼儿玉啦, 还不错呢?

尤二姐 (白) 妹妹, 听你之言, 莫非有了什么意中人了吗? 是谁呀, 跟姐姐我说说。

(尤三姐羞。)

尤三姐 (西皮摇板) 他少小伶仃失故乡,
一身侠骨热心肠。
梨园客串声名广,
他名唤那湘.....

尤二姐 (白) “湘”什么, 妈呀快问问她!

尤老娘 (白) 儿呀, “湘”什么?

尤三姐 (白) 哎呀, 儿的娘啊!

(西皮摇板) 他名唤湘莲柳姓郎!

尤二姐 (白) 柳湘莲!
 贾琏 (白) 柳湘莲只怕不在此处吧?
 尤二姐 (白) 你给她打听打听。
 贾琏 (白) 也罢, 方才我父命我到平安州公干, 我一路上若能寻到柳湘莲, 定把三妹心事对他说明就是。
 尤二姐 (白) 但不知官人几时起程。
 贾琏 (白) 我父命我即刻起程。
 尤二姐 (白) 我给你收拾去。
 (尤二姐随贾琏同下。)
 尤老娘 (白) 啊, 女儿, 方才你也太厉害了。
 尤三姐 (白) 妈呀! 您不知道, 我要不这么厉害, 他们也不知道姑奶奶我的脾气!
 (尤老娘、尤三姐同下。)

【第五场：授聘】

(四家丁、薛蟠、柳湘莲同上。)
 薛蟠 (西皮散板) 在中途遇强盗险些死了,
 柳湘莲 (西皮散板) 反是我搭救你性命一条。
 薛蟠 (西皮散板) 急急忙忙往前跑,
 (来旺儿引贾琏同上。)
 贾琏 (白) 哦!
 (西皮散板) 他二人在一处大有蹊跷。
 (白) 噢, 原来是二位贤弟。
 薛蟠、
 柳湘莲 (同白) 噢, 原来是贾琏二哥。
 贾琏 (白) 你二人怎么到了一处?
 薛蟠 (白) 我们乃是路遇。
 贾琏 (白) 今欲何往?
 薛蟠 (白) 要想到酒楼吃酒。
 贾琏 (白) 你们吃酒, 我也要吃酒。
 薛蟠 (白) 你要吃酒, 咱们一块。
 贾琏 (白) 好, 走!
 (众人同走圆场。)
 薛蟠 (白) 到了。二哥, 这座酒楼最清雅、最干净。这么办, 今天我请客。
 贾琏 (白) 好。
 薛蟠 (白) 你给钱。
 贾琏 (白) 取笑了。
 薛蟠 (白) 酒保儿!
 (酒保上。)
 酒保 (白) 敢是吃酒的, 请到里面坐。
 (薛蟠、贾琏、柳湘莲同进店。)
 薛蟠 (白) 二哥请。
 酒保取好酒来。
 (酒保取酒, 众人同坐。)
 薛蟠 (白) 好, 叫你再来。二哥近来我可有个毛病。
 柳湘莲 (白) 什么毛病?
 薛蟠 (白) 见了酒就没命, 一喝就醉!
 柳湘莲 (白) 少饮些吧。
 (薛蟠饮, 向贾琏。)
 薛蟠 (白) 你的酒我替你喝了。
 (薛蟠对柳湘莲。)
 薛蟠 (白) 兄弟, 你的酒我也喝了。
 (薛蟠醉。)

贾琏 (白) 贤弟，请过来。

柳湘莲 (白) 二哥何事？

贾琏 (白) 贤弟，我正在寻你。

柳湘莲 (白) 二哥寻我何事？

贾琏 (白) 请问贤弟可曾娶妻？

柳湘莲 (白) 尚未订亲！

贾琏 (白) 愚兄要与你做媒。

柳湘莲 (白) 不知谁家之女？

贾琏 (白) 乃是尤家之女，人称尤三姐。她曾言道，除了贤弟是不嫁别人的。

柳湘莲 (白) 这倒奇得很，既然如此，又蒙二哥做媒，小弟应允就是。

贾琏 (白) 既然应允，愿求聘物。

柳湘莲 (白) 这……小弟身旁未带别物。也罢，这里有宝剑一口，名为鸳鸯剑，二哥拿去以作聘礼。

贾琏 (白) 一言为定，我告辞了。

(西皮散板)
再不想我贾琏做了月老，
接过了鸳鸯剑去见多姣！

(贾琏下。)

柳湘莲 (白) 二哥醒来。

薛蟠 (西皮散板)
三杯酒下咽喉把人醉倒，
不见了那贾琏事有蹊跷。

(笑)
哈哈！

柳湘莲 (白) 仁兄为何发笑？

薛蟠 (白) 我笑那贾琏性子急，走的快，本来么，他哪儿有工夫跟咱们喝酒，他惦记着他的小姨子呢。

柳湘莲 (白) 什么小姨子？

薛蟠 (白) 你不知道，他的媳妇原本是王熙凤，后来我出外做买卖去了，他又娶了个媳妇名叫尤二姐，我说的小姨子就是尤二姐的妹妹。

柳湘莲 (白) 请问仁兄那尤二姐有几个妹子？

薛蟠 (白) 就是一个妹子，名叫尤三姐。

柳湘莲 (白) 听仁兄之言，那尤三姐她不贞节么？

薛蟠 (白) 这尤三姐乱七八糟！

柳湘莲 (白) 哎！

薛蟠 (白) 我说尤三姐乱七八糟，你为什么变颜变色的？

柳湘莲 (白) 仁兄你还不知道么？

薛蟠 (白) 什么事？

柳湘莲 (白) 方才你醉卧之时，贾琏二哥为媒，将那尤三姐许配小弟了。

薛蟠 (白) 怎么着，把尤三姐许配你了？

柳湘莲 (白) 正是。

薛蟠 (白) 哈哈，恭喜贤弟，贺喜贤弟！

柳湘莲 (白) 喜从何来？

薛蟠 (白) 你的帽子准绿。

柳湘莲 (白) 哎，俺乃堂堂男子，岂能受这样的侮辱。俺前去索回聘物，打退亲事便了。

薛蟠 (白) 兄弟你回来，我跟你说着玩哪！

柳湘莲 (白) 哎！

(薛湘莲下。)

薛蟠 (白) 年轻人压不住火，我跟他说笑话，他僵了。有这么档子事没这么档子事，我也不知道。这么跟他开玩笑，我可缺德了。
酒保，酒钱搁在桌上了，我跟着他，瞧热闹去。

(薛蟠下。)

【第六场：明贞】

(尤三姐上。)

尤三姐 (念) 落花虽有意，流水恐无情。
(白) 自从那日对我姐夫说明心事之后，每日长斋奉佛，静候柳郎消息。只是我姐姐这几日身体不爽，我不免到佛堂祝告一番，一来保佑我姐姐病早点好，二来保佑我婚姻也早点成就。

(尤三姐至佛堂，焚香叩头。)

尤三姐 (白) 菩萨在上，念信女啊……
(西皮二六板) 意至诚求菩提暗中感应，
念信女自幼生长寒门。
恨游蜂和浪蝶欺人太甚，
分明是仗豪华煮鹤焚琴。
因此上铁心肠铅华扫尽，
等候了韶华转绿柳回春。

(尤老娘上。)

尤老娘 (西皮散板) 千里姻缘一线引，
(贾琏上。)

贾琏 (西皮散板) 全然亏我作媒人。
尤三姐 (白) 姐夫。
贾琏 (白) 恭喜三妹，贺喜三妹！
尤三姐 (白) 我喜从何来？
贾琏 (白) 那柳湘莲我已见着了。提起贤妹的心事，他一口应允，岂不是一喜。
(尤三姐羞。)

贾琏 (白) 哦，你不信哪。这里有的鸳鸯宝剑，乃是他的聘物。
(尤三姐要剑。)

贾琏 (白) 我与你保存了吧。
(尤三姐夺剑，下。)

尤老娘 (白) 哈哈。儿呀，快快备酒与你二姐夫同饮。
贾琏 (白) 慢来，慢来，她那个酒我是不敢饮的了。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启二爷：柳二爷到。
贾琏 (白) 有请。
来旺儿 (白) 有请。
(柳湘莲上。)

柳湘莲 (念) 索回鸳鸯剑，打退恶姻缘。
(白) 啊，二哥。
贾琏 (白) 啊，贤弟。
柳湘莲 (白) 哼！
贾琏 (白) 见过岳母。
柳湘莲 (白) 参见伯母。
尤老娘 (白) 啊，你我既成秦晋，贤婿不可如此称呼！
柳湘莲 (白) 二哥，这里来。小弟家中姑母已与我定下亲事，特地前来退亲来了。
贾琏 (白) 此事乃是我的媒人，岂能反悔呀！
柳湘莲 (白) 哼，皆因是二哥的媒人，小弟才来退婚！
(尤三姐持剑暗上。)

贾琏 (白) 难道这荣、宁二府还玷辱你不成？
柳湘莲 (白) 提起荣、宁二府我倒钦佩。
贾琏 (白) 钦佩的是什么？
柳湘莲 (白) 门前那对狮子！
贾琏 (白) 却是为何？
柳湘莲 (白) 只有它还干净！
(尤三姐进门。)

尤三姐 (白) 啊柳……
柳湘莲 (白) 柳什么，柳什么，哼，柳什么！
尤三姐 (白) 柳郎，刚才你们讲的话，我在门外头都听见了，我虽然久在荣、宁二府中，却

不曾受他们的玷辱。你……你不要冤屈好人！
 柳湘莲（白） 哼，既在荣、宁二府，你还讲得什么清白。
 （尤三姐叹气。）
 尤三姐（西皮快板） 妾身不是杨花性，
 莫把天桃例女贞。
 谣诼纷传君误信，
 浑身是口也难分。
 辞婚之意奴已省，
 白璧无瑕苦待君。
 宁国府丑名人谈论，
 可怜清浊两难分。
 还君宝剑声悲哽，
 一死明心了夙因！
 （柳湘莲接剑鞘，尤三姐抽剑自刎。）
 柳湘莲（白） 哎呀！
 （柳湘莲跪倒。）
 尤老娘（哭） 儿呀！
 柳湘莲（西皮散板） 揉碎桃花心肠狠，
 看来是我太无情。
 阴曹之下休怨恨，
 （哭） 哎呀，我的妻呀！
 贾琏（白） 人命关天，这还了得！
 柳湘莲（西皮散板） 怎不教人痛伤情。
 （白） 原来是个烈性女子。
 啊，岳母，是小婿错了！
 哎呀，妻呀！
 尤老娘（白） 什么妻呀，你住了吧。我女儿在世之时，你不称我岳母，如今她死了，怎么叫起岳母来了。我好端端的女儿活活被你逼死，我这条老命不要哇。哼哼，我与你拚了哇！
 贾琏（白） 将他赶了出去！
 来旺儿（白） 你给我出去吧。
 （来旺儿轰柳湘莲出门。）
 尤老娘（白） 儿呀！
 （尤老娘、贾琏、来旺儿同下。）
 柳湘莲（白） 哎，我好悔也！
 （西皮散板） 我把她当作了杨花水性，
 侠义士反作了无情之人。
 一霎时只觉得心神不定，
 （白） 你看三姐右手拿着一本书，左手拿着宝剑，还在那里生气。
 啊，三姐，方才是我的错了，你不要生气，喏喏喏，我这厢与你赔礼了！
 （柳湘莲鞠躬。）
 柳湘莲（白） 啊三姐，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赶你来了……
 （柳湘莲疯癫下。）

【第七场：泄机】

平儿（内白） 啊哈！
 （平儿上。）
 平儿（念） 满院春光好，花开百草香。
 （白） 我平儿，乃是荣国府琏二奶奶屋里的一个丫头。只因我们二爷专门爱在外头闹瞎事，我们二奶奶有一方九龙玉佩，被二爷给拿出去啦，二奶奶有点不放心，因此命我去问来旺儿。听来旺儿说，常见二爷到花枝巷去，说话总是含糊糊的，花枝巷又是什么人的住处呢？其中定有缘故，我不免回房禀告二奶奶知道。

王熙凤 (内白) 嗯哼！
 (王熙凤上。)

平儿 (白) 说着说着，二奶奶出房来了。

王熙凤 (二黄散板) 荣府威权是我掌，
 呼奴唤婢喜气扬。
 (白) 我，王熙凤。配夫贾琏，夫妻倒也和睦。只因他专门爱在外头闹瞎事，是我有点不放心，我有一方九龙玉佩，被他拿去了，我跟他要，他总是跟我含含糊糊的。我命平儿追问二爷的从人旺儿，也不知道怎么样啦？
 平儿！

平儿 (白) 二奶奶。

王熙凤 (白) 九龙玉佩的下落怎么样了？

平儿 (白) 刚才我问来旺儿，来旺儿说常跟二爷到花枝巷去。

王熙凤 (白) 花枝巷又是什么人的住处呢？传来旺儿！

平儿 (白) 是了。
 来旺儿快来！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来了，来了。什么事呀！

平儿 (白) 二奶奶叫你哪！

来旺儿 (白) 参见二奶奶。

王熙凤 (白) 罢了。

来旺儿 (白) 谢二奶奶。

王熙凤 (白) 旺儿呀，听说这几天，你常跟二爷到花枝巷去，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住处呢？

来旺儿 (白) 是二爷的朋友。

王熙凤 (白) 他姓什么？

来旺儿 (白) 他没姓！

王熙凤 (白) 人吗，没姓。快说！

来旺儿 (白) 他姓贾。

王熙凤 (白) 怎么，咱们姓贾，他也姓贾吗？

来旺儿 (白) 您瞧，咱们姓贾，就不许人家姓贾了吗？

王熙凤 (白) 不知是怎么个朋友。

来旺儿 (白) 可不是吗！

王熙凤 (白) 啊，我明白了，要是不给你个厉害瞧瞧，你是不说实话。
 平儿，给我抽他。

来旺儿 (白) 您别打，您别打。我说我说。二爷在外头安了一份外家，这都是蓉大少办的事，您问我，我是一点不知道。

王熙凤 (白) 没你的事了，叫蓉大少去！

来旺儿 (白) 有请蓉大少。

(贾蓉上。)

贾蓉 (白) 旺儿，叫我什么事？

来旺儿 (白) 二奶奶请您哪！

贾蓉 (白) 二奶奶请我干什么呀？

来旺儿 (白) 花枝巷的案子犯了。

贾蓉 (白) 哟，八成是你给说了吧，你要是说了，你留点神。我告诉你，你就留点神。

来旺儿 (白) 我没有，我没有！
 (来旺儿下。)

贾蓉 (白) 我别叫他留神，我也得留点神。
 (贾蓉进门。)

贾蓉 (白) 可不是生气哪吗，气的跟蛤蟆似的。
 二婶在上，小侄有礼。

平儿 (白) 二奶奶，蓉大少来了。

王熙凤 (白) 好小子！

贾蓉 (白) 不错呀。

王熙凤 (白) 你办的好事呀！

贾蓉 (白) 我办什么事，招二婶您生气了。

王熙凤 (白) 得了吧，你们花枝巷的事，我已经全都知道了，回头我禀告太老爷，就说你引诱你二叔在外头胡行。小子，你担待得起吗？

贾蓉 (白) 那我哪儿担待得起呀，我的二婶。

王熙凤 (白) 说实话。

贾蓉 (白) 您别生气，听我慢慢和您说，他是这么回事……啊，不……他是那么回事。我不说您不知道，我一说您不就明白了吗！

王熙凤 (白) 哪来的那么些废话呀！

贾蓉 (白) 我二叔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才用您的九龙玉佩做为聘礼，偷娶我二姨，在花枝巷安家，永不进宁国府，两头为大。这是我二叔他一个人办的，与小侄我无干哪。您说我引诱，这“引诱”二字，我担得起吗，我的二婶。

王熙凤 (白) 这都是实话吗？

贾蓉 (白) 不敢说瞎话。

王熙凤 (白) 哎哟，怪不得哪，我跟他要九龙玉佩，他总跟我含含糊糊的，敢情是他他……安了外家了。

(王熙凤一想。)

王熙凤 (白) 蓉儿！

贾蓉 (白) 二婶。

王熙凤 (白) 你过来。

贾蓉 (白) 干什么？

王熙凤 (白) 有话跟你说。

贾蓉 (白) 您那儿说话，我这儿听得见。

王熙凤 (白) 过来！

贾蓉 (白) 暖。

王熙凤 (白) 过来！

贾蓉 (白) 暖。

(王熙凤大声。)

王熙凤 (白) 过来！

贾蓉 (白) 暖。

(贾蓉走近，王熙凤微笑。)

王熙凤 (白) 既然娶的是你的二姨，好极了，不是亲上加亲吗？

贾蓉 (白) 可不是吗，又进了一层吗？

王熙凤 (白) 但不知他们的感情如何呢？

贾蓉 (白) 您问他们俩人的感情啊，嘿，别提多好了，浓厚极了。前几天我二姨病了，我二叔给请了个大夫，号了号脉，你猜怎么着？她不是病。

王熙凤 (白) 她是什么？

贾蓉 (白) 她有了喜了！

王熙凤 (白) 怎么着，她、她、她……有了喜了吗！蓉儿。

贾蓉 (白) 这头生还许是个大小子。

王熙凤 (白) 蓉儿，有了喜了，就更好了。你想啊，我跟你二叔都半辈子了，成天盼儿子，倘若你二姨生个大小子，你想：我跟你二叔不都有了靠了吗？

贾蓉 (白) 可不是吗？您要早这么想，不就不生气了吗！

王熙凤 (白) 不生气了，没你的事了。

贾蓉 (白) 没我的事了，我也就跟您告假了。

王熙凤 (白) 你去吧！

(贾蓉出门。)

贾蓉 (白) 暖哟，我的妈呀，今个会没吃醋！

(贾蓉下。贾琏上。)

贾琏 (二黄散板) 老爹爹赐姬妾理应高兴，
怎奈她容貌丑令人烦心。

(贾琏进门。)

贾琏 (白) 娘子。

王熙凤 (白) 二爷来了，请坐。

贾琏 (白) 咳!

王熙凤 (白) 二爷, 今天怎么这么不高兴?

贾莲 (白) 今天爹爹将侍婢秋桐赏与我做妾了。那个丫头生得十分丑陋, 本当不收, 暖, 父命难违。

王熙凤 (白) 怎么着, 太老爷将秋桐赏给你做妾了吗?

贾琏 (白) 正是。

王熙凤 (白) 现在哪里?

贾琏 (白) 现在门外。

王熙凤 (白) 平儿, 叫秋桐去。

平儿 (白) 秋桐, 快来!

秋桐 (内白) 啊哈!

(秋桐上。)

秋桐 (二黄散板) 擦胭脂又抹粉,
我是个大美人。
(白) 二爷, 二奶奶。

王熙凤 (白) 罢了。秋姑娘, 你怎么老没上这院里来了?

秋桐 (白) 哪儿有工夫, 要有工夫早给您请安来了。

王熙凤 (白) 几天没见, 出息得多水灵啊。

秋桐 (白) 我成了水萝卜啦!

王熙凤 (白) 你是太爷赏给二老爷做妾的吗?

秋桐 (白) 我是他爸爸……

王熙凤 (白) 怎么说话哪?

秋桐 (白) 叫我来的。

王熙凤 (白) 今天是好日子, 我就给你们圆房, 你瞧好不好?

秋桐 (白) 今儿个就圆房, 那好极了。走哇, 二爷。到我房里去。

贾琏 (白) 你那房里我不去。

秋桐 (白) 暖, 你要不去, 叫我多难为情啊!

贾琏 (白) 岂有此理!

秋桐 (白) 走吧!

(秋桐拉贾琏下。)

王熙凤 (白) 哎呀, 妙啊。我正在无计可施, 这秋桐来的倒也凑巧, 不免去到花枝巷把尤二姐赚进府中, 给她二人拢起对来, 我使个借刀杀人之计。
平儿, 车辆伺候。

平儿 (白) 车辆走上。

(车夫上, 王熙凤上车。)

王熙凤 (二黄散板) 巧计安排都停当,
花枝巷内赚尤娘。

(王熙凤、车夫、平儿同下。)

【第八场：赚府】

(尤二姐上。)

尤二姐 (二黄慢板) 鸳鸯剑断送了手足性命,
思想起不由人撩乱芳心。
一来是三妹妹生来烈性,
二来是宁国府坏了声名。
奴且喜嫁檀郎夫妻欢庆,
怀六甲但愿得早降麒麟。

(白) 奴家尤二姐, 只因三妹想嫁湘莲, 不想湘莲竟把她当做下贱之人, 是她拔剑自刎, 她死之时, 我身怀有孕, 未能扶棺一痛, 思想起来, 好不伤惨。正是:

(念) 多愁多病是婊娟, 手中伤惨甚可怜。

(多姑娘暗上。王熙凤、平儿同上, 车夫随上。)

王熙凤 (二黄散板) 心中巧计安排定,

平儿 (白) 暂把胸中恶气平。
 (王熙凤下车, 车夫下。)
 王熙凤 (白) 启禀二奶奶: 到了!
 平儿 (白) 回一声去!
 王熙凤 (白) 是了。
 平儿 (白) 回来, 就说旧二奶奶拜见新二奶奶来了。
 多姑娘 (白) 是。
 (多姑娘开门, 出门。)
 平儿 (白) 门上有人吗?
 多姑娘 (白) 来了, 谁叫门哪!
 (多姑娘进门。)
 平儿 (白) 往里给回禀一声: 就说旧二奶奶拜见新二奶奶来了。
 多姑娘 (白) 候着。
 多姑娘 (白) 启禀二奶奶: 门外有个旧二奶奶要拜见新二奶奶。
 尤二姐 (白) 什么旧二奶奶新二奶奶的!
 (尤二姐一惊。)
 多姑娘 (白) 就是那王熙凤!
 尤二姐 (白) 哦, 王熙凤……
 多姑娘 (白) 您是见, 还是不见。
 尤二姐 (白) 哪有不见之理。说我出迎。
 多姑娘 (白) 是, 二姨奶奶出迎。
 (尤二姐、多姑娘同出门, 见。)
 王熙凤 (白) 咳, 嘿嘿嘿, 听我告诉你: 她是二爷娶的, 又不是花钱买的, 就叫声新二奶奶得了, 什么二姨奶奶二姨姐姐的。
 尤二姐 (白) 是大娘吧?
 王熙凤 (白) 哦, 是妹妹吧?
 尤二姐 (白) 大娘到了, 快快请进。
 王熙凤 (白) 不敢, 妹妹请。
 尤二姐 (白) 大娘请。
 王熙凤 (白) 你头里带个路路。
 (尤二姐、王熙凤同进门。)
 尤二姐 (白) 大娘在上, 尤氏叩头。
 王熙凤 (白) 这可不敢当啊。
 尤二姐 (白) 诸事仰仗, 焉有不拜之理。
 王熙凤 (白) 为姐也有一拜。
 尤二姐 (白) 大娘到了, 快快请坐。
 王熙凤 (白) 妹妹你也坐着。
 尤二姐 (白) 大娘在此我理当站立。
 王熙凤 (白) 坐下好说话。
 尤二姐 (白) 多谢大娘。
 (王熙凤、尤二姐同坐。)
 王熙凤 (白) 平儿, 过去见过新二奶奶。
 平儿 (白) 参见新二奶奶。
 尤二姐 (白) 罢了!
 (尤二姐向多姑娘。)
 尤二姐 (白) 过去给大娘叩头去。
 多姑娘 (白) 给二奶奶叩头。
 王熙凤 (白) 罢了, 好好伺候着。
 尤二姐 (白) 大娘到此, 未曾远迎, 当面恕罪。
 王熙凤 (白) 岂敢, 为姐来得鲁莽, 妹妹海涵。
 尤二姐 (白) 大娘到此必有所为吧?
 王熙凤 (白) 妹妹, 只因二爷宿柳眠花, 我恐怕老爷、老太太责怪, 时常劝谏于他, 都是我的痴心, 谁知二爷把我当做吃醋拈酸之人。就拿娶妹妹你说吧, 他都瞒着我,

真叫我有屈无处诉。

(王熙凤哭。)
 尤二姐 (白) 大娘宽宏，为妾之幸。
 王熙凤 (白) 话还不是那么说吗？妹妹，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尤二娘 (白) 不知大娘有何吩咐？
 王熙凤 (白) 想妹妹你一个人在外头住着，也不象我们大家的风范，我有心把妹妹接进府去，料无推辞了吧。
 尤二姐 (白) 这……
 (多姑娘揪尤二姐。)
 尤二姐 (白) 本当进得府去伺候大娘，怎奈我……
 王熙凤 (白) 你怎么样？
 尤二姐 (白) 怎奈我身怀有孕，待等分娩之后再进得府去伺候大娘吧。
 王熙凤 (白) 怎么着，你有喜啦？有了喜就理应当搬进去了。
 尤二姐 (白) 这……还是分娩之后再搬吧。
 王熙凤 (白)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要是不搬进去，我可就要搬出来了。平儿，车辆伺候。
 妹妹随我来。

(多姑娘暗下。)
 王熙凤 (二黄散板) 手挽手上香车同把府进，
 (王熙凤、尤二姐同走圆场。)
 王熙凤 (二黄散板) 不觉得来到了荣国府门。
 (王熙凤、尤二姐同下车，进门。)
 王熙凤 (白) 妹妹请坐。
 尤二姐 (白) 慢来，到在府中我越发的应当侍立了。
 王熙凤 (白) 你我并排嫡庶，何必太谦哪！
 尤二姐 (白) 如此，多谢大娘。
 (王熙凤、尤二姐同坐。)
 王熙凤 (白) 别这么大娘大娘的，你是我们珍大嫂子的姐妹，就如同我的亲妹妹一样，干脆就叫我一声姐姐算了，叫哇。
 尤二姐 (白) 如此……姐姐。
 王熙凤 (白) 哎，我的好妹子，快叫秋桐。
 平儿 (白) 秋桐快来。

(秋桐上。)
 秋桐 (白) 来了，二奶奶您叫我什么事啊？
 王熙凤 (白) 快给我妹妹磕头见礼去。
 秋桐 (白) 哟，你多会儿又出来这么个妹妹呀？
 王熙凤 (白) 你不知道，这是咱们珍大嫂子的妹妹、尤家的二姐，不是跟我的妹妹一样吗？
 秋桐 (白) 尤二姐许配张华了，上咱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王熙凤 (白) 你不知道，只因二爷爱她美貌，用我的九龙玉佩定她为妻，她如今已然身怀有孕了。
 秋桐 (白) 也有孕了，那我这儿也有孕哪！
 王熙凤 (白) 咳！你可哪儿比得了她，连我呀，还让她三分哪！
 秋桐 (白) 二奶奶呀！
 (二黄散板) 天不怕来地不怕，
 岂能屈膝来跪她。

(贾琏上。)
 贾琏 (二黄散板) 事毕先到花枝巷，
 谁知二姐转还家。

(贾琏见。)
 贾琏 (白) 你怎么进府来了？
 尤二姐 (白) 是大娘接我来的。
 贾琏 (白) 你就不该来。
 王熙凤 (白) 哎……你娶她也瞒着我，我偏知道了，是我把她接进府来的，省得别人背地里

贾琏 (白) 尽说我吃醋拈酸的。
 王熙凤 (白) 但愿您宽宏，永远如此！
 王熙凤 (白) 你放心吧，总是这样的。
 妹妹，这间屋子就是给你预备的，你就在这歇着吧，我不陪你了。
 平儿，咱们走。
 秋桐 (白) 二奶奶，你怎么走了？
 王熙凤 (白) 我让了。
 秋桐 (白) 这么好的缺，你让了？
 王熙凤 (白) 我让了！
 秋桐 (白) 你让，我不让。不让！
 王熙凤 (白) 瞧你的。
 (王熙凤下，平儿随下。)
 贾琏 (白) 大娘待你如何？
 尤二姐 (白) 为人倒也宽宏。
 贾琏 (白) 今晚嘛，我就住在你的房中啊。
 尤二姐 (白) 不，你还是住在大娘的房中去吧！
 秋桐 (白) 二爷走！
 贾琏 (白) 哪里去？
 秋桐 (白) 到我房间里去！
 贾琏 (白) 你那里我不去。
 秋桐 (白)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一叫你上我的房里，你就跟我别别扭扭的。你打算怎么着你？
 贾琏 (白) 我怕呀！
 秋桐 (白) 你怕什么，我又不咬你。我的二爷呀！
 (二黄散板)
 手拉二爷走了吧，
 请你会会我一枝花。
 贾琏 (二黄散板)
 散了吧来散了吧，
 也不陪你也不陪她。
 (白)
 你那里我也不去，她那里我也不去，我还是往大娘房中去呀！
 (贾琏下。)
 秋桐 (白) 你还怪不错的你，我拿着猪头还找不出庙门去呢？
 姓尤的，过来！
 尤二姐 (白) 啊，姐姐。
 秋桐 (白) 谁是你的姐姐！我问你，这花谁给你买的？
 尤二姐 (白) 二爷与我买的。
 秋桐 (白) 衣服谁给你做的？
 尤二姐 (白) 也是二爷与我做的。
 秋桐 (白) 给你买，怎么不给我买？
 尤二姐 (白) 我哪里晓得。
 秋桐 (白) 我倒挺欢喜的，你这就给我，脱！
 尤二姐 (白) 少时进得房去，与你摘花、脱衣。
 秋桐 (白) 少时呀，不等！现在就给我脱！
 尤二姐 (白) 哎呀，你不要逼我，待我自己脱来。正是：
 (念)
 红颜多命薄，今日遇恶魔。
 秋桐 (白) 少说废话，你才是恶魔哪！
 (尤二姐脱衣。)
 尤二姐 (白) 拿了去吧。
 秋桐 (白) 拿去呀，给我穿上！
 (尤二姐忍气与秋桐穿衣，下。)
 秋桐 (白) 真是的，人是衣服马是鞍，她穿上好看，我穿上，嗯……
 (秋桐下。)

【第九场：摧芳】

(贾琏上。)

贾琏 (二黄散板) 事有万般猜不定，
嫉妒人改作大量人。
(白) 大娘快来。

(王熙凤上。)

王熙凤 (白) 二爷，你不在我尤家妹子房中，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
贾琏 (白) 可恨秋桐这个丫拈酸吃醋，你想个主意劝解于她才好哇！
王熙凤 (白) 这是太老爷赏的，教我可有什么主意呢？
贾琏 (白) 你与我想个法儿吧！
王熙凤 (白) 往后再说吧。

(平儿上。)

平儿 (白) 恭喜二爷，二奶奶，新二奶奶就要临盆了！
贾琏 (白) 此是大喜之事，快快唤稳婆前来。
平儿 (白) 是。

(平儿欲下。)

王熙凤 (白) 回来。
二爷，我虽然没养活过儿子，可添过闺女。她还早着哪，呆会我亲自给她收生，不更好吗？

贾琏 (白) 你我前去观看。
(二黄散板) 倘若生儿有后胤，

(王熙凤、贾琏同走圆场。)

王熙凤 (二黄散板) 贾家又有继承人。

(王熙凤、贾琏同进门。)

贾琏 (白) 二娘！

(尤二姐上。)

尤二姐 (二黄散板) 腹内痛疼难挣扎，
王熙凤 (白) 嗯。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只见夫君与大夫人。
今日奴身疲乏紧，
想是姣儿要临盆。

王熙凤 (二黄散板) 假做欢容把话论，
你今保重要留神。
(白) 妹妹，你是初生初养，可要保重啊。哎，怎么没人哪，给我叫秋桐去。

尤二姐 (白) 大娘你唤哪一个？
王熙凤 (白) 叫秋桐伺候你呀。
尤二姐 (白) 啊，她的性情不好，你不要唤她。
王熙凤 (白)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
尤二姐 (白) 啊，二爷，不要唤她。
贾琏 (白) 不妨，有我在此。
平儿 (白) 秋桐快来！

(秋桐上。)

秋桐 (白) 来了。二爷、二奶奶。
贾琏 (白) 啊，二娘的衣服怎么你穿上了。
秋桐 (白) 什么她的，你拿钱买的谁不许穿哪！
贾琏 (白) 一样之人，你不要欺压与她呀！
秋桐 (白) 谁欺侮她了！
贾琏 (白) 还不与我脱下来！
秋桐 (白) 脱下来就脱下来，我还不爱穿呢。
平儿，给我脱下来。

(平儿与秋桐脱衣。)

王熙凤 (白) 秋桐，这话二爷说的对，都是一样的，你可别欺侮她。你虽然是大老爷赏的，你可哪儿比得了她呀，她是二爷的心尖子，你可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秋桐 (白) 你这就不对了。不该长她人的志气，灭我的威风，你怎么拿我比鸡蛋哪！

王熙凤 (白) 听我跟你讲，她可快生养了，今日个要你在这屋里伺候她的月子，伺候也得伺候，不伺候也得伺候！

秋桐 (白) 暖，伺候着。

王熙凤 (白) 二爷，天还早着呢，你先料理公事去吧。

贾琏 (白) 是。
(贾琏下。)

王熙凤 (白) 秋桐，你要小心伺候，我一会就回来。
(王熙凤暗示秋桐虐待尤二姐。)

秋桐 (白) 暖。
(王熙凤出门。)

王熙凤 (白) 来旺儿，快来。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来了，二奶奶，什么事呀？

王熙凤 (白) 待一会我跟二爷说话的时候，你想着来报个信。

来旺儿 (白) 我报什么呀？

王熙凤 (白) 你就说她的前夫张……
(王熙凤耳语，平儿偷听。)

来旺儿 (白) 是啦。

王熙凤 (白) 我都安排好了，我也该歇会去了。
(王熙凤、来旺儿同下。)

平儿 (白) 哎呀，慢着。看我们二奶奶鬼鬼祟祟的，有害新二奶奶之意。想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能见死不救吗？哎，我一个做奴婢的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只好略尽其心吧。我不免取点安胎药酒，叫她将养将养身体，正是：
(念) 可叹如花貌，偏偏入笼牢；教人无计较，
(平儿虚下，取药上。秋桐见。)

秋桐 (白) 哼！

平儿 (念) 又见头老妖。

秋桐 (白) 好说，你大面包。

平儿 (白) 我说二奶奶，这儿有一碗安胎药酒，您吃下去吧。

尤二姐 (白) 多谢姐姐美意，我心中难过，吞吃不下！
(秋桐抢过喝下。)

平儿 (白) 你怎么给喝了？

秋桐 (白) 她喝得，我就喝不得吗？

平儿 (白) 人家快要生养了。

秋桐 (白) 我这儿也快了。

平儿 (白) 都是一样的人，你可不能欺侮她。

秋桐 (白) 欺侮她是好的，惹急了我还揍她呢！

平儿 (白) 你敢打！

秋桐 (白) 不敢？我说打就打，你瞧着吧！
(秋桐把尤二姐揪倒在地。)

秋桐 (二黄散板) 要打要打偏要打，
(王熙凤上。)

王熙凤 (二黄散板) 不知何故闹喳喳。

平儿 (白) 二奶奶，我先说……

秋桐 (白) 我先说！

平儿 (白) 我先说！
(秋桐、平儿互拉王熙凤。)

王熙凤 (白) 一点规矩都没有了，一个说了，一个再说。拉拉扯扯的干什么。秋桐你先说。

秋桐 (白) 哪儿呀，她把你的药酒给她拿来了，我喝了一口她开口就骂人。她骂人，不许我打人吗？

王熙凤 (白) 人家养猫为的是拿耗子，我养的猫专门咬鸡。秋桐你也不对呀，叫你好好伺候着，怎么不好好伺候着。

秋桐 (白) 这不是好好伺候着哪吗。

王熙凤 (白) 听我跟你讲，她可快要生养了，将来她养的儿子长大了，要打你的。

秋桐 (白) 敢，我先打她！

王熙凤 (白) 我瞧你不敢。

秋桐 (白) 你不信，你瞧着。我说打就打。
(平儿想拦又不敢，秋桐打尤二姐。)

王熙凤 (白) 哟，秋桐，你怎么打她呀。
妹妹醒来！

尤二姐 (二黄散板) 雨打残花遭横暴，
叫人此刻难打熬。
耳旁有人把妹子叫，
(白) 哎呀，姐姐呀！……哎哟，哎哟。

王熙凤 (白) 妹妹，怎么样了？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十月怀胎到今朝。
(尤二姐入帐，生子，小儿哭声。秋桐从帐中抱出小儿。)

秋桐 (白) 二奶奶生了。还是个大小子！

王熙凤 (白) 洗孩子去。

秋桐 (白) 哎。
(秋桐欲下。)

王熙凤 (白) 回来，哪儿洗去？

秋桐 (白) 后头洗去。

王熙凤 (白) 使什么水洗呀？

秋桐 (白) 使温水呀！

王熙凤 (白) 温水，要是激着孩子，你担待得起吗？

秋桐 (白) 那用什么水呀？

王熙凤 (白) 用开水。

秋桐 (白) 啊，用开水！下得去手吗？

王熙凤 (白) 你不会往上浇吗！

秋桐 (白) 那一浇不浇死了？

王熙凤 (白) 我叫你浇，你就给我浇。

秋桐 (白) 好啦，你叫我浇我就浇，浇死了没我什么事。
(秋桐下。幕内小儿哭声。秋桐持死婴上。)

尤二姐 (白) 啊，姐姐，我儿因何啼哭呀？

王熙凤 (白) 说的是呀。
秋桐，你怎么把孩子给洗哭了？

秋桐 (白) 哪儿呀，他洗舒服了。

尤二姐 (白) 快抱与小妹吧。

秋桐 (白) 给你瞧瞧。
(秋桐将小儿递与帐内，尤二姐出帐。)

尤二姐 (白) 啊，姐姐，我的儿子他他……怎么死了。

王熙凤 (白) 怎么着，死了。我瞧瞧。
我的儿吓！
有请二爷。

平儿 (白) 有请二爷！
(贾琏上。)

贾琏 (白) 何事惊慌？

王熙凤 (白) 你快看看吧，我妹妹刚养活个儿子，一落草就死了。
(贾琏接死婴，看。)

贾琏 (白) 待我看来。怎么一身水泡呀？

王熙凤 (白) 都是秋桐办的。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启禀二爷：大事不好了！

贾琏 (白) 何事惊慌？

来旺儿 (白) 张华把您告下来了!

贾琏 (白) 告我何来?

来旺儿 (白) 告您霸占他的媳妇。

贾琏 (白) 知道了。

王熙凤 (白) 快料理官司去吧!

(贾琏急下。)

尤二姐 (白) 啊, 二爷、二爷、二爷……

(尤二姐追。王熙凤拦。)

王熙凤 (白) 你没瞧见吗? 二爷都打官司去了, 你是个月子人, 出得去吗? 那不是为你呀, 自你进得门来, 搅得我们家宅不安哪!

秋桐 (白) 真是的, 自打你进得门来, 搅得我们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害臊哪, 你可怎么好啊你!

尤二姐 (二黄原板) 贤姐姐怎知我心头悔恨,
悔当初大不该嫁与侯门。
到今日才晓得妇人心狠,
可怜我只落得有话难云!

王熙凤 (白) 妹妹, 你说妇人心狠, 你看姐姐我的心狠不狠哪?

尤二姐 (白) 你么?

王熙凤 (白) 嗯。

秋桐 (白) 你要说她什么, 你你……那心里可要放明白。

尤二姐 (二黄原板) 诉不尽心内苦珠泪难忍,

(尤二姐窘, 注视死婴。)

尤二姐 (二黄原板) 想必是我的儿他……又要复生!

(白) 啊, 姐姐。我的儿子, 他活转过来了……

王熙凤 (白) 妹妹, 他死旧了, 活不了啦!

秋桐 (白) 对了, 早死旧了, 活不了啦。

王熙凤 (白) 秋桐, 拿药去!

平儿 (白) 我去!

(平儿欲走。)

王熙凤 (白) 回来, 我叫你去了吗, 多管闲事!

秋桐 (白) 你巴结这差事干什么!

(秋桐虚下, 取药, 上。)

王熙凤 (白) 是那个吗?

秋桐 (白) 是那个, 没错儿。

王熙凤 (白) 妹妹, 我这儿有安神的药, 还有金戒指一个做药引子, 你一块把它喝了就好啦。

尤二姐 (白) 这个……

平儿 (白) 哎呀, 二奶奶。从古到今也没有拿金子做药引子的, 你心里可放明白点, 万万喝不得!

王熙凤 (白) 平儿, 你少说话!

尤二姐 (白) 哎呀, 大娘啊! 我与你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方才我儿一死, 分明就是你……

王熙凤 (白) 是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尤二姐 (白) 这个……哎, 我儿已死, 也就罢了。你又何必苦苦要害我的性命, 你……你饶了我吧!

王熙凤 (白) 你们瞧, 这是哪儿的事。好心好意给她药吃, 她倒说起饶命二字来了。

秋桐 (白) 秋桐, 她不喝怎么办?

秋桐 (白) 她不喝, 灌她!

王熙凤 (白) 灌!

(秋桐扯尤二姐。)

尤二姐 (白) 啊, 二爷、二爷!

(秋桐捂尤二姐嘴, 灌药。)

秋桐 (白) 啊, 二奶奶, 药是灌下去啦。我这场功劳不小吧?

王熙凤 (白) 什么, 你还有功劳吗? 跟你说, 我跟二爷盼儿子心盛, 今天好容易有了儿子, 不想你把他给弄死啦。我这药也有敷余, 金子也有敷余。我还给你预备了一份

秋桐 (白) 呢!
就凭我也配喝您的药, 也犯不着为我糟践一块金子不是。

王熙凤 (白) 她啊, 传来旺儿。

平儿 (白) 来旺儿, 快来!
(来旺儿上。)

王熙凤 (白) 来旺儿, 我把秋桐赏给你啦, 带了走吧!

来旺儿 (白) 谢二奶奶。

(来旺儿向秋桐。)

来旺儿 (白) 走吧。

秋桐 (白) 上哪儿去呀?

来旺儿 (白) 跟我走! 过日子去。

秋桐 (笑) 哈哈!

(秋桐向王熙凤。)

秋桐 (白) 你好厉害呀。你利用完了我啦, 也叫我走。走就走, 不走我也跟尤二姐一样。

来旺儿 (白) 走吧!

(来旺儿拉秋桐下。贾琏上。)

王熙凤 (白) 你回来啦, 好。你快看看她去吧, 我妹妹病得厉害!

(贾琏掀帐子, 看。)

贾琏 (白) 哎呀, 二娘, 你这是怎么样了?

(尤二姐出帐。)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后悔当初一念差,
不该失足做墙花。
今朝一死归泉下,
死无面目见张华。
事到如今别无挂,

(尤二姐指贾琏。)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分明你是恶冤家!
王熙凤殷勤都是假,

(尤二姐向平儿下跪。)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平姑娘仁义胜于她。
霎时腹内如刀刮.....

(尤二姐腹痛难忍。)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可怜我一身如乱麻!
倒不如将我活焚化!

王熙凤 (白) 我们荣国府的规矩, 年轻的死了, 都得烧的!

尤二姐 (二黄散板) 痛断肝肠染黄沙!

(尤二姐死。)

王熙凤 (白) 准备干柴, 烧死人哪!

(闭幕。)

(完)